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一百七十至七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焕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莊文煜

册府元龜卷一百七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來遠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修其教不易其俗故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在其勞來安輯示以洪覆日月攸燭咸俾遂性者粤自舜敷文德聿來不庭柔服之道於兹著矣三代而下威惠並舉用捨有術然綏懐撫接務廣仁恕

其揆一也故有漸諸聲教列於侯服悅以玩好用示羈縻或因其款塞處之善地或恤其懷土俾還所屬始乃敦諭犒勞接以賓儀終乃優秩厚幣申之恩紀至于拯濟災暴救育艱辛振厥匱之通其貿易惠周於存沒德柔於荒絶是故重譯而至咸即其序實聖人之鴻化也

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責舜不先有文語之命威讓之辭而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生辭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贊佐届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其修德致遠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

道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仁覆慜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于人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慝惡載事也夔夔悚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以事見于父悚懼齊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至諴感神矧茲有苗諴和矧況也至和感神況有苗乎言易感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昌當也以益言為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兵入曰振旅言整衆帝乃誕敷文德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舞干羽于兩階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也七旬有苗格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

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列去京師二千五百里

漢髙祖初封須無為陸量侯詔以為列諸侯自置吏令長受命長沙王秦始皇本紀所謂陸量地取為桂林郡者也

武帝元狩二年秋匈奴渾邪王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漯陰平原縣漯陰　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麾侯呼毒尼胡王名　㢑疵音膺仳　禽黎為河綦侯一作烏黎　大當戶調雖為常樂侯一作稠雕

四年夏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擊走單于於幕北先是衛尉張騫坐後期贖為庶人帝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燉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之昆莫後攻破大月氏大月氏西走昆莫因留居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言事事聽從於漢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

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千鉅萬多持節副使為騫副而各令持節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以天子意指曉告之未能得其決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道讀曰導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與騫相隨而來報謝天子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

又帝遣從票侯（乃趙破奴也）擊破姑師虜樓蘭王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是時帝方數廵狩海上廼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視讀曰示言示之令其觀覽）大角氐（氐丁禮切解在武紀）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聚都邑人令觀看以誇示之觀音工喚切）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見顯示）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氐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遞互來去前後不絕更工衡切）大宛以西皆自

恃遠尚驕恣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

宣帝神爵二年五月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三年匈奴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

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乃

因使吉并護北道號曰都護

甘露二年十二月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款叩也願朝

三年正月會正旦之朝賀也帝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

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寵衛也單于正

月朝天子于甘泉宮留月餘遣歸國遣長樂衛尉髙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一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數千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在朔方渾縣北

哀帝建平四年匈奴烏珠留單于願朝五年時帝被疾或言從上游來厭人自黄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輙有大故帝繇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虚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黄門郎揚雄上書諫之書奏帝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單于未發會疾復

使使顧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皆許之

後漢光武建武六年令歸德侯劉颯使南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帝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對使者辭語悖慢帝待之如初

二十五年十月夫餘王遣使奉貢帝厚答報之於是使

命遂通

明帝即位西羌燒何豪有婦人比銅鉗者年百餘歲多智筭為種人所信皆從取計策時為盧水胡所擊比銅鉗乃將其衆來依郡縣種人頗有犯法者臨羌長收繫比銅鉗而誅殺其種六七百人帝憐之乃下詔曰昔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今國家無德恩不及遠羸弱何辜而當幷命夫長平之暴非帝者之功咎䋶太守長吏妄加殘戮比銅鉗尚生者所在致醫藥養

視令招其種人若欲歸故地者厚遣送之其小種若束手自詣欲效功者皆除其罪若有逆謀為吏所捕而獄狀未斷悉以賜有功者

和帝永元三年北單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衆八部二萬餘人來歸蒲類海上遣使款塞以耿夔為中郎將持節衛護之

桓帝延熹元年十二月南單于諸部竝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為北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

降與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止立左谷蠡王帝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臣欽若等曰車兒單于名也

魏文帝黄初三年三月鄯善龜兹于闐遣使奉獻詔曰西戎即叙氐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並款塞內附塞關東款叩也從服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

明帝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帶方

郡求見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詔制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斑布二丈二尺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為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

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疋絳地縐粟罽十張蒨絳五十疋紺青五十疋答汝所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勾文錦三疋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疋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録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至齊王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齎詔賜金帛錦罽刀鏡綵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謝

詔恩

後魏太武太延二年二月遣使者十餘輩詣高麗東夷諸國詔諭之

文成和平元年六月河西叛胡詣長安首罪遣使者安慰之

獻文時伊吾王唐契子玄達性果毅有父風與叔父和歸闕俱為上客拜安西將軍晉昌公

孝文時爾朱新興居於爾朱川世為酋長帝以為右將

軍及還雖後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

延興五年蠕蠕求通婚聘有司以其數犯邊請絕其使發兵討之帝曰蠕蠕譬若禽獸貪而無義朕要以誠信待物不可抑絕也

太和元年蠕蠕遣使來獻良馬貂裘其使稱伏承天朝珍寶華麗甚積求一觀之乃勑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綵器物御廐文馬奇異禽獸及人間所宜用者列之市肆令其歷觀其使曰大國富麗一生所未見也

宣武延昌三年十月詔驍騎將軍馬義舒喻蠕蠕

孝明神龜元年三月秦州氐反遣龍驤將軍崔襲持節喻之

正光元年十二月壬子詔曰蠕蠕王阿那瓌遭罹𥚃禍遠來投庇邦分衆析猶無定主而永懷北風思還綏集啟訴情切良用愍然夫存亡恤敗自古通典可差國使及彼前後三介與阿那瓌相隨并勑懐朔都督簡驍騎二千躬自率護送達境首令觀機招納若彼候迎宜錫

筐篚車馬之屬務使優隆禮餞而返如不容受任聽還
闕其行裝資遣付尚書量給
隋高祖時突厥雍虞閭為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
弟子姪遂渡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
歸朝上令染干與雍虞閭使者因頭特勒相辯詰染干
辭直上乃厚待之又雍虞閭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
利歸朝帝嘉之勑染干與都速六樗蒱稍輸以寶物用
慰其心開皇末契丹別部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帝方

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心悉令給糧還本蕃勑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

煬帝大業三年親巡雲中八月幸啟民可汗所居先是高麗私通使啟民所啟民推誠奉國不敢隱境外之交是日將高麗使人見勑令斗弘宣旨諭之曰朕以啟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往涿郡爾還口語高麗王知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同於啟民如或不朝必將啟民巡行彼土使人甚懼

九月至東都黄門侍郎裴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徴四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綿綺珥金翠者數萬人勒百官及居民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覽焉皆被服鮮麗終月乃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幃帳盛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民貨易所至之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嘆謂中國為神仙也

十一年春正月乙卯大會蠻夷設魚龍曼延之樂頒賜各有差

唐高祖武德二年閏二月詔曰畫野分疆山川限其內外遐荒絶域刑政殊於函夏是以昔王御世懷柔遠人義在羈縻無取臣屬渠搜即叙表夏后之成功越裳重譯美周邦之長筭有隋季世黷武耀兵萬乘疲於河源三年伐於遼外構怨連禍力屈貨殫朕祗膺寶圖撫臨四極悅近來遠追革前弊要荒藩服宜與和親其吐谷渾已修職貢高句麗遠送誠款契丹靺鞨咸求内附因而鎮撫允合機宜分命行人就申好睦靜亂息民於是

乎在布告天下明知朕意

五年賜高麗王建武書曰朕恭膺寶命君臨率土祗順三靈柔懷萬國普天之下情均撫字日月所炤咸使人安王既統攝遼左世居藩服思禀正朔遠修職貢故遣使者跋涉山川申布懇誠朕甚嘉幹方令六合寧晏四海清平玉帛既通道路無壅方申輯睦永敦聘好各保疆埸豈非盛美但隋氏季年連兵構難攻戰之所各失其萌遂使骨肉乖離室家分析多歷年歲怨曠不申今

二國通和義無阻絶在此所有高麗人等已令追括隨即遣送彼處有此國人者王可放還務盡綏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於是建武悉搜括華人以賓禮相送前後至者萬數帝大喜

七年七月康國曹國竝遣使來朝高祖以二國遠至勞之甚厚康國使者羅什支頓首曰陛下聖德遠被臣故不遠萬里曹國使者曰臣本國以臣為徤兒聞秦王神武願在麾下高祖大悅因厚遇之

太宗貞觀元年以百濟為高麗閉其道路又與新羅世為讐敵數相侵伐賜其王璽書曰王世為君長撫有東蕃海隅遐曠風濤難阻忠款之至職貢相尋尚想徽猷甚以嘉慰朕自祗承寵命君臨區宇思弘正道愛育黎元舟車所通風雨所及期之遂性咸使人安新羅王金真平朕之蕃臣王之隣國每聞遣師征討不息阻兵安忍殊乖所望朕已對王姪信福及高麗新羅使令具敕通和咸許輯睦王必須忘彼前怨識朕本懷共篤隣情

即停兵革因遣使奉表陳謝
十月阿史那社爾朱欵塞歸附爾朱突厥處羅可汗第二子也其叔故吉利黷於用兵頡利既敗其部下立社爾為都布可汗以逼延陁太宗嘉其忠節授左驍衛大將軍妻以南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十四年三月流鬼國遣使朝貢其國去京師萬五千里南與莫曵靺鞨隣接未嘗通聘中國至是三重譯而來帝嘉其遠慕朝化以其使餘志為騎尉

十九年七月詔曰西戎賢相寵光秦册北夷嗣子榮拜漢貊鞨以長纓用表玄功之大掩兹宏網式昭天覆之覔高麗位頭大兄理大夫後部軍主高延壽大兄前部軍主高惠真等幷馬韓酋長鯷海英髦分義景於扶桑數鍾天厭竊封疆於孤竹自貽神怒臨危轉禍率衆來降申其膝行之敬成其面縛之禮向風舉踵良足可嘉咸宜收其俊才嗣烏官於郯子錄其成效映龜組於梅鋗延壽可鴻臚卿惠真可司農卿

二十年十二月戊寅鐵勒回紇俟利發等諸姓竝詣闕朝見帝謂之曰汝來歸我領得安存猶如鼠之得窟魚之得水不知夫我窟及水能容汝否縱令不能容受我必為汝大作窟深作水以容受汝等又云蒼蠅之飛不過一二尺及附驥尾日行千里何以致然為所托處遠我今為天下主無問中國及四夷皆養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樂者我必令樂還如驥之受蠅隨其遠近不勞蠅身自然遠去

是月庚辰宴回紇等于芳蘭殿恩賜甚渥仍勑所司加
禮供給每五日一會
二十一年正月以鐵勒回紇部置澣海都督置金微都
督府拔野古部置幽陵都督府同羅部置龜林都督府
思結部置盧山都督府吐渾部置臯蘭州斛薩部置高
闕州奚結部置鷄鹿山阿鐵部置鷄鹿州契苾羽部置
榆溪州思結部置蹛林州白霫部置寘顔州鐵勒等諸
部其渠帥各率所部歸附並列地為州即其酋長為刺

史其都督兹給玄金魚符金字先是帝擊破突厥其蕃望子弟多授以侍衛之官沙漠之人素愛錦罽帝既柖來遐域將賜其所好者因錦文所用舊縷而錯綜其色花葉翔走事各殊形或將班賜近蕃酋首大為榮寵鐵勒等之來也帝賜其金銀器物及綾錦各有數帝又親賞其緋黄地瑞錦標領袍鐵勒等覩而驚駭以為未嘗聞見捧戴拜謝盤吽於塵埃中及還帝御天成殿陳十部樂宴而遣之設高坫於殿前置銀餅於坫上自左内閤

潛流酒泉通坫脚而涌入殿前鉼中又置大銀盆其實百斛傾鉼注於盆中鐵勒數千人不飲其半雜類驚駭私相謂曰天子賜我曹此鉼還部落中傾之豈不常足酒也又詔文武五品已上令外厨給酒胾於尚書都堂以餞之回紇等奏奴身僻在遠野無人之地歸身聖化天至尊賜與奴等官職雜物殺身不能以報奴等既為百姓於天至尊處往來向父母邉一種總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呼為參天至尊道乃詔司徒長孫無

忌司空房玄齡等與共籌之宜逐水草量置郵驛總六十八所各有羣馬酒肉以供過使并請解作文奏人擬為表疏每歲貢貂皮以充賦

是月西趙首領趙磨率所部萬餘户内附以其地為明州

二十二年西蕃沙鉢羅葉護率衆歸附以其俟斤屈裴禄為忠武將軍

四月西寶厥泥伏沙鉢羅葉護阿史那賀魯率衆内屬

於庭州拜為左驍衛大將軍賜其所部縑帛有差

高宗龍朔三年六月戊申遣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率兵往涼州以安集吐谷渾

咸亨三年二月吐谷渾慕容諾曷鉢部落自涼州徙於鄯州浩亹浩音閤亹音門河之南發兵以送之既屬吐蕃熾盛諾曷鉢不安其居又鄯州地窄尋徙於靈州之境置安樂州以諾曷鉢為刺史其吐谷渾故地並沒于吐蕃

九月置靜州以處內附黨項部落

儀鳳二年二月丁巳工部尚書高藏加授遼東都督封朝鮮郡王遣歸安東府安輯高麗餘衆先有編附諸州高麗悉放還本蕃司農卿扶餘隆為光禄大夫太常員外卿加授熊津州都督帶方郡王亦令安輯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于新城以統之時百濟本地荒毁特令寄於高麗之境

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張行岌往招慰靺鞨渤海郡王大祚榮

玄宗先天二年遣郎將崔訢往册拜渤海大祚榮左驍衛員外大將軍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統為忽汗州都督自是每歲遣使朝賀

開元二年正月癸巳奚饒樂郡王李大酺等來朝帝謂之曰卿等為朕外蕃欵誠夙著爰初內屬職貢相仍往緣任寄非才拙于綏撫因使卿等猜貳頗成阻絕而能不忘本翻然改圖所覽獻書具知至懇大酺將尚縣主失和又遣近親竝自邊隅同臻雒邑朕今與卿等相見

嘉慰良深

閏二月突厥默啜之壻大拔頡利發名阿史失與其妻來奔封燕山郡授左衛員外大將軍許于澤潞州編附

六月丁卯北庭大都護瀚海軍使郡獻梟都擔首獻於闕下并擒其弩及胡祿等部落五萬餘帳内屬帝降書謂獻曰十姓部落比多款附蕞爾都擔獨為背誕卿以忠果令其討伐遂斬首喪元并兒及婦兼復胡祿屋闕啜等五百餘帳壺漿塞陌襁負而來自非信著遠蕃何

以翕然至此邊陲寧謐緊卿是賴雖鄭吉之護南道班超之臨西域無以過焉

十一月丙申詔曰北戎為患南牧是膺叛而伐之服而捨之春秋格言是謂通典葛邏禄陰山都督部落驕天縱毒候月為妖桀驁之心久矣脅從之禍深矣而冐其攜阻思我恩化來七旬而就格逾萬里而歸誠戢額邊陲披肝塞下宜令左散騎常侍觧琬攝御史大夫持節往北庭宣慰突厥部落緣邊降户要在便宜處分

三年四月乙卯三姓葛邏祿率衆歸國璽書慰之曰三姓葛邏祿首領散爛俟斤等冐涉遠來竝平安好卿等一被驅率多歷歲年遂背逆輸忠間行歸國言念誠節嘉賞良深緣彼部落初來巳令逐便安置卿等來日大首領及將士巳下竝得安穩與否所有事意具狀奏來十月授北蕃投降九姓思結都督磨散為左威衛將軍大首領解薛移利殊功為右領軍衛將軍及都督邪沒施為右威衛將軍匐利羽都督莫賀突默為右驍衛將

軍首領延陁薛渾達都督為右威衛將軍奴賴大首領
前白登州刺史奴賴孝為左領軍將軍趹跌首領刺史
裴羅支為右領軍將軍並員外置依舊兼刺史賜紫袍
金帶魚袋七事綵帛各三百段放還
五年十月乙酉鴻臚寺奏日本國使請謁孔子廟堂禮
拜寺觀從之仍令州縣金吾相知撿校捉搦示之以整
應須作市買非違禁入蕃亦容之
八年二月敕關内河東河西入朝新蕃酋等曰嘉爾蕃

酋慕我朝化相率歸附載變炎涼而忠懇不渝明誠勤勵深宜輯乃戎落捍彼方隅使烽火無驚障塞咸謐必厚賞崇班當取富貴朕比加恩貸爾寔安堵恐衣服未盡充災患且未恤永言于此良用憮然其今春不入朝都督衙官并箭頭將軍在蕃者已令王晙張悅楊敬述等取軍中庫物各賜爾等衣一副部落有疾苦量給藥物無令田隴廢業含養失所遞相勉諭以悉朕懐

十年閏五月戊寅勑曰我國家寰宇歴年滋多九夷同

文四隩來曁夫其襲冠帶奉正朔顒顒然向風而慕化列于天朝編於屬國者蓋亦衆矣我則潤之以時雨煦之以春陽淳德以柔之中孚以信之元風既同羣物滋遂莫不自天壤窮海域厥角以請吏執贄而來庭皇唐之德於此為盛今外蕃侍子久在京國雖威惠之及自遠畢歸而羈旅之志重遷斯在宜命所司勘會諸蕃充職宿衛子弟等放還歸國契丹及奚斤通質子並即停追前令還蕃首領等至幽州且住交替者即旋去朕欲

以禽獸咸若華夷俱泰來則納其朝謁之禮去則隨其生育之恩推我至誠崇彼大順含弘之施德莫厚焉

十二年十二月新羅王金興光遣使獻女二帝以遠離所親特加封賞悉放還國降書謂曰卿所進女皆卿之姑姊妹容儀淑麗德行柔婉自非盡節向風何能割恩忍愛然以辭違本俗離別所親念彼遠貢之勞矜其懷戀之思雖阻來意並不忍留令各加其邑號賜之衣服以達朝恩宜知朕意

是年安東都護薛泰請於黑水靺鞨內置黑水軍更以最大部落為黑水府仍以其首領為都督諸部刺史隷屬焉中國置長史就其部落監領之

二十一年八月日本國朝賀使真人廣成與傔從五百九十人舟行遇風飄至蘇州刺史錢惟正以聞詔通事舍人韋景先往蘇州宣慰勞焉

二十九年七月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與中官使于葛邏祿部宣慰降詔書謂曰三姓葛邏祿及拔悉密首領

部落等卿等上祖已來忠赤於國往緣斬啜背叛遂被脅從非是本心朕深知悉聞卿等首領皆是忠良雖在遠方嘗願歸化具知此意深用嘉之況今突厥天亡事勢如此在于豪傑多被誅夷所有諸蕃各自奔散智者料事不可失時儻或沉吟必招禍患宜即遞相曉諭勸率早來且金山故地水草豐美安置部落還於此處庶事之間倍令優恤務取安泰勝於往時兼有重賞高官以待卿等今故遣使宣慰宜悉朕心

天寶元年益州長史章仇兼瓊奏吐蕃白狗國及索磨等諸州龍官三百餘人出奉州望准女國等例簡擇許令入奏餘竝就奉州宴賞放還從之

八載九月隴右節度使破吐蕃獲其平章事元論棣郭獻之詔曰吐蕃平章事元論棣郭戎帳酋渠蕃庭要重計窮力屈既入為俘捨罪申恩特授官秩可授左威衛翊府中郎將員外置同正員留宿衛仍賜宅以安置

十三載女國南國狗國竝率部落内屬其大首領皆授

員外中郎將以安慰

閏十一月壬申東曹國王設阿及安國副王野解及諸胡九國王並遣上表請同心擊黑衣辭甚切至帝方務以懷柔皆勞賜慰諭遣之以安西域

乙亥吐蕃白蘭二品官籠董占庭等二十人來並授左武衛員外大將軍

肅宗至德二年正月回紇大首領葛邏支將軍等來朝恥班在武臣之下他日帝親引上殿賜食并錫賚慰其

意以遣之

代宗寶應元年十一月丁亥回紇遣使拔賀那上表賀收東京并獻逆賊史朝義旌旗等物引見于内殿賜綵物二百疋初回紇至東京以賊界肆行殘忍士女懼之皆登善聖寺及白馬寺二閣以避之回紇縱火二閣傷死者計萬絫旬火不滅及是朝賀又縱横辱官吏帝以外蕃功高特容之

永泰二年五月安南生蠻大首領林覿符部落新置德

化州管户一萬六百潘歸國部落新置龍武州管户一千五百詔安南節度使左散騎常侍韓衡宣恩勞來之

大歷八年秋七月辛丑詔以回紇使一百四十人還蕃以國信物一千餘乘遣之回紇恃功自乾元後屢遣使以馬和市束帛仍歲市以馬一匹易帛四十疋動至數萬馬其使俟遣其繼留於鴻臚寺者非一蕃人欲帛無厭我得馬無用朝廷甚苦之是時詔盈數遣之以示廣恩

八月壬申回紇遣使赤心領馬一萬匹來求市帝以馬價出於租賦不欲重困於人有司量出入之計市六千匹

德宗以大歷十四年五月即位七月庚辰令回紇諸蕃在京師各服其國之服

貞元十年五月乙酉以劒南西州歸化蠻悉差為左驍衛將軍同正

十一年正月以降吐蕃論乞髯湯沒藏悉諾硉為歸德

將軍又於麟德殿召對論乞髯等

憲宗元和三年六月西原蠻首黄少卿歸款少卿為歸順州刺史弟少高少温竝授官

是日突厥沙陁七百人攜其親屬歸於振武節度使范希朝尋授其大首領曷勒阿波左武衛大將軍同正員兼陰山府都督

十四年正月庚寅制曰朕臨御萬邦推布誠信西戎納款積有歲時中或虧違亦嘗包貸我有殊德寧不是思

重譯貢珍道途相繼申恩示禮曾無闕焉昨蕃使奏章又至京輦將君長之金陳和好之誠臨軒召見館餼加厚復以信幣諭之簡書亦既言旋纔及郊甸遽聞蟻聚來犯封陲河曲之間頗為暴擾背惠棄約斯謂無誠公議物情咸請誅絶朕深惟德化之未被豈慮夷谷之不賓其國失信其使何罪釋其維縶以遂性示之弘覆以忘懷于東苟孚庶使知感其蕃使論短立藏等并後般來使竝宜放歸本國仍委鳳翔節度使以此意示諭

穆宗長慶元年三月平盧軍節度薛平奏新羅雖是外夷朝貢不絶其百姓多被海賊掠賣令請緣海州郡一切禁斷與賊徒永息異俗懷恩從之

文宗太和八年二月庚寅詔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來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悅如聞比年長吏多務徵求嗟怨之聲達於殊俗況朕方實勤儉豈愛遐琛深慮遠人未安率稅尤重思有矜恤以示綏懷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觀察使除舶脚收市進奉外任其來

往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率稅

武宗會昌元年五月天德軍奏回鶻嗢没斯與歴支王子多覽將軍等七人與部下將三千一百六十八人來降中書奏曰回鶻在邊人情疑恐聖化所感咸德克宣果得嗢没斯望闕歸心率徒効命必在優賞昭示四方使戎狄遠聞皆感恩信望速降中使宣慰其王子將軍賜以錦綵銀器將士等各賜綵帛從之

十月遣王會安撫回鶻勑曰自古哲王撫寧荒服忠于

國者則有繼絶之恩順于道者則有固存之義所以厚其向化優以報功回鶻累代姻親久修臣禮服我聲教保兹信誠嘗以國難識其忠良疾風知其勁草永言勲力豈忘予懐如聞紇吃斯所攻兵析衆叛産畜大耗國人薦饑流離轉徙遠逈沙漠近因太和公主遣使入貢已知新立可汗寓居塞北告窮請命未有所歸每念艱危載深憫惻今欲救恤窮困撫慰傷痍俾四方知朕不忘勲舊報其大順昔匈奴乖離呼韓立塞漢宣帝轉粟

賑救權時施宜故得三代稱蕃北邊罷警前王令典可不務乎宜令左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王會持節充安撫大使兼御史中丞李師偃充副使專往慰問仍賑米二萬石俾其安輯離散漸就漠南再復舊疆永保恩好宣示中外宜體朕懷

宣宗大中二年正月涇原節度康季榮奏吐蕃論恐熱以安樂三州及石行七關等歸國詔遣太僕卿陸耽馳往勞焉仍令靈武節度使朱叔明邠州寧州節度使張

君緒與涇原康季榮各總所部兵鎮之

五年八月沙州張義潮遣兄義潭將瓜沙伊肅等十一州圖經户籍來獻自河隴陷蕃百餘年至是悉復隴右故地制改沙州為歸義軍以義潮充歸義節度瓜沙等州觀察使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五月以權知歸義軍節度兵馬留後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守沙州長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曹義金為檢校司空守沙州刺史充歸

義軍節度瓜沙等觀察處置管內營田押蕃落等使瓜沙與吐蕃雜居自帝行郊禮義金間道貢方物乞受西邊都護故有是命

明宗天成三年十一月以契丹偽署平州刺史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張希崇為汝州刺史加檢校太傅隨行官員二十四人各依資授諸道官

四年正月賜龜兹國隷臺寺僧波羅密紫衣

九月丙戌帝御中興殿蕃部進馬安重誨奏曰吐渾黨

項近日相次進馬皆給還馬直對見之時別賜錦綵計其所費不啻倍價漸成損耗不如止絶帝曰嘗苦馬不足差綱遠市今蕃官自來何費之有外蕃錫賜中國常道誠知損費理不可止自是蕃部羊馬不絶於路

長興二年正月東丹王突欲率衆自渤海國内附上御文明殿對突欲及其部曲慰勞久之賜鞍馬衣服金玉帶錦綵器物又大將軍副將軍已下分物有差宰臣率百寮稱賀

二月辛東丹王突欲之第賜突欲絹三百疋至晚還宮

三月辛酉中書門下奏東丹王突欲遠泛滄波來歸皇化既服冠帶難無姓名兼惕隱等頃以力助王都罪同禿餒爰從必死並獲再生每預入朝各宜授氏庶使族編姓譜世荷聖恩況符前代之規永慰遠人之款自突欲已下請別賜姓名仍准本朝蕃官入朝例安排勑旨付中書門下商量聞奏宰臣按四夷入朝蕃官例有懷德懷化歸德歸化等將軍中郎將名號又本朝賜新羅

渤海兩蕃國王官初自檢校司空至太保今突欲是阿
保機之子且類渤海國之王念自遠夷宜加異渥冀顯
賓王之道以旌航海之思其惕隱赫邈已下始自朋亮
不可同等古者保姓授氏有以因官有以所居所掌有
因歸化特賜姓名勑旨突欲宜賜姓東丹名慕華乃授
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安東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渤
海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充懐化軍節度瑞慎等
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其從慕華歸國部曲罕只宜

賜姓罕名支通穆葛宜賜姓穆名順義撒羅宜賜姓羅
名實德易密宜賜姓易名師德盖禮宜賜姓盖名來賓
仍授罕只等五人歸化歸德小將軍中郎將先助禿餒
擒獲蕃官惕隱官蕃名赫邈宜賜姓狄名懷惠相公官
蕃名担列宜賜姓列名知恩仍並授銀青階檢校散騎
常侍合利官蕃名前刺宜賜姓原名知感福郎宜賜姓
服名懷造奚三副使竭失訖宜賜姓乞名懷宥三人並
授銀青階檢校太子賓客

九月刺懐化軍節度使丹慕華宜賜姓李名贊華仍改封隴西郡開國公兼應有先配在諸軍契丹直等並宜賜姓名

三年四月癸亥以懐化軍節度使李贊華為滑州節度使初帝欲以贊華為藩鎮范延光奏以為不可帝曰吾與其先人約為兄弟故贊華來附吾老矣儻後世有守文之主則此輩招之亦不來矣繇是近臣不能抗議

末帝清泰元年正月回紇李突安而下十人先在京放

還本部

二年六月詔北面總管沿邊馬軍會于代州指揮達靼於雲州界安置仍少月糧

七月詔邠涇鄜耀四州出州兵應接回鶻時回鶻朝貢多為河西雜虜剽掠故有是命及回又詔邠州節度使康福遣將軍牛知柔率禁兵援送至靈武虜之為患者隨便討之

三年西域南印土師子國婆羅門摩訶定利密多羅甘

州大雲寺僧那迦悉地并賜紫袈裟百濟僧智周言先朝賜紫辭歸國賜號曰法深大師

晉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詔封故東丹王李贊華為燕王令前單州刺史李肅部歸葬本國

三年正月詔西天中印土摩竭陁舍衛大菩提寺三藏阿闍黎沙門室利縛囉上縛下剌宜賜號弘梵大師

周大祖廣順二年七月戊寅以契丹長慶宮提轄使户部郎中韓倸為鄜州延慶縣令契丹虞部員外郎胡嶠

為汝州魯山縣令竝以其歸化故也

九月丁丑河西節度使申師厚奏薦蕃州將吏請加恩命從之左廂押蕃副使折逋支右廂崔亮心竝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禮部尚書楊妃谷大首領沈念般授懷化大將軍左廂大首領籛于必篤為歸德大將軍没林葛于凝盧伴氈折逋窮羅竝為懷化大將軍右廂大首領鹿悉迦阿羅岳騷奴竝為歸德大將軍劉念般粃與龍温光積竝為懷化大將軍攝節度掌書記守涼

州姑臧令王庭滸授監察御史裏行充河西軍節度掌書記攝節度推官温崇業試秘書省校書郎充河西節度推官攝録事參軍劉少英為涼州録事參軍師厚又言自安國鎮至西涼州沿路三處把控各立州名欲補大首領為刺史又官界部落大首領三十餘人各望賜空名告身竝從之

十一月環州黨項阜家族首領越廝七移竝授懷化將軍

十二月補契丹武州刺史石越為南府知兵馬使張延煦為許州都知兵馬使

是月契丹部建州掌書記馬震與州錄事叅軍李超晉州主簿李罯可汗州懷來主簿王白真等宣中書各授州縣叅贊之官

三年十一月延州党項首領吴帖磨五十三人竝授懐化郎將

世宗顯德二年正月沙州留後曹元忠知瓜州軍州事

曹元恭各遣使進方物以元忠為歸義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以元恭為瓜州團練使仍各鑄印以賜之皆旌其來王之意也

冊府元龜卷一百七十

冊府元龜卷一百七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求舊

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蓋以君子化民莫先敦本上行下效謂之德風王者居天下之尊崇政教之本欲民歸厚孰不務乎歷視前世淵潛草昧之際有過從款狎之鄉風雲感會之辰有攀附飛升之佐逮臨震極寧

忘平生遂乃幸其地示留連長飲之恩懐其人極萬戸千鍾之賜豈惟報德亦所推誠故典實多編次咸在

周文王燕朋友故舊作伐木之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嚶嚶兩鳥聲也

漢高祖五年正月封丞相蕭何為酇侯酇屬南陽食邑八千戸初何以文毋害為沛主吏掾無害若言無比也一云無人能傷害之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䕶高祖高祖為亭長嘗佑之佑助也高祖以吏繇咸陽也繇役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至

是復益何二千戶曰縣咸陽時送我獨贏錢二也贏餘也衆人送皆三百何獨五百故云贏二也

九月封盧綰為燕王綰豐人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親父也綰之父與高祖父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綰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避宅綰常隨上下避宅謂不居其家潛匿東西及高祖初起沛綰以客從入漢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

籍以太尉常從出入卧内衣被食飲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者封為長安侯綰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高祖欲王綰為羣臣觖望觖謂相闕也望怨望也及虜臧荼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高祖欲王綰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高祖乃立綰為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十二年十月封郎單右軍為中牟侯始高祖微時有急

給高祖馬故得諸侯
是月帝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助行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帝擊筑筑形似瑟而細頸也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帝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家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復其民世世

無有所與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帝欲去沛父兄固請帝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獻牛酒也之往也皆往邑西競有所獻故縣中空無人帝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帝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極至也至念之不忘也吾特以其為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之廼并復豐比沛

文帝三年五月幸甘泉因之高奴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

留游太原十餘日

宣帝微時與杜陵陳遂有故相隨博奕（博雙陸 奕圍碁）數負進（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及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迺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君寧遂妻名也云妻知負博之狀者著舊恩之深也）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

元康元年詔為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帝自處置其里居冢西鬬雞翁舍南帝少時所嘗游處也賀安世之兄初

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賔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温而早成故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為蠶室耳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内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娶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絶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帝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帝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

家身死追封故云封家也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少與帝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帝曰吾自爲掖庭令非爲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二年封御史大夫

丙吉爲博陽侯初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被詔至京師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

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宫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内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頼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勑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絶口不道前恩故朝

廷莫能明其功也及霍氏誅宣帝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則婢名也）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謂未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閒者）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帝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帝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

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户臨當封吉疾病帝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吉時疾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拖紳就封之也紼繫印之組也帝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死疾也後病果瘉瘉與愈同吉上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帝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又詔

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史玄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道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為陽都侯追賜賀謚曰陽都哀侯吉曾玄舜延壽皆為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時張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户

哀帝為定陶王時韋賞以明詩為太傅及帝即位賞以舊恩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為三公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户

後漢光武建武初徵樊曄為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帝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為市吏餽餌一笥帝德之不忘乃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

二年更始所置廷尉行南陽太守事王常將妻子詣雒陽肉袒自歸帝見常甚歡勞之曰王廷尉良苦每念往

時共更艱戹何日忘之艱戹謂帝敗小長安造常壁與常共破甄阜及王尋等也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常頓首謝曰臣蒙大命得以鞭策託身陛下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賴靈武輙成斷金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赤眉之難喪心失望以為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即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帝笑曰吾與廷尉戲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乃召公卿將軍以下大會具為羣臣言常以匹夫興義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為知命侯與吾相遇兵

中尤相厚善特加賞賜拜為左曹封山桑侯

三年徵房子侯鄧晨還京師數讌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辦之王莽末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云是國師劉秀光武語晨云何用知非僕乎故晨有此言也帝大笑

六年春征西將軍馮異來朝異字公孫初從光武狥河北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

車入道旁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渡滹沱建武三年拜征西大將軍六年來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既罷使中黄門賜以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頓首謝

十七年十月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悦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欵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

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乃悉為舂陵宗室起祠堂

十九年九月帝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五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光武嘗從皇考至南頓故識知官府舍宇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曰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二十六年光武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

趙憙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爲憙所濟活帝甚
嘉之後徵憙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
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

張充與光武同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

朱暉父岑與光武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求問岑時
已卒乃召暉拜爲郎

朱祜初學長安光武往候之祜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
舍光武即位後車駕幸祜第因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

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一云光武在長安時嘗與祐共買蜜合藥帝追念之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其親厚如此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床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廹於典司是以不獲顧因

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絶（要與）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腹同）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

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魏太祖以丁斐同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與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之建安末從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

官牛為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太祖問斐曰文侯印綬何在斐知見原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顧（文侯斐字也）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猫而善損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

令狐邵字孔叔父仕漢為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在兾州邵求去本郡家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祖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

閲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署軍謀掾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

王陵為發干長遇事髡刑五歲當道掃除時太祖車過問此何徒左右以狀對太祖曰此子師兄子也子師王允字

所坐亦云耳於是主者選為驍騎主簿

王雋汝南人太祖之為布衣時愛雋以壽終于武陵太祖聞而哀傷及平荆州自臨江迎喪改葬于江陵表為先賢也

司馬坊字建公為尚書右丞太祖為北部尉建公所舉也及太祖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王大笑

橋玄為太尉初太祖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橋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太祖嘗感其知已及後經過玄墓輙悽愴致大牢祭奠自為其文褒賞令載公祭文曰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靈幽體翳邈哉晞矣吾以幼年建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繇奬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

知已懐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縣不以斗酒隻鷄相過沃酹車過三歩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乎匪謂靈忿能貽已疾懐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

劉勲與太祖有舊後為廬江太守為孫策所破自歸太祖封列侯

婁圭字子伯少與太祖有舊初平中在荆州北界合衆後詣太祖寵秩子伯家累千金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勢不如孤耳

衛臻茲之子爲漢黄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會奉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録臻父舊勲賜爵關内侯

文帝初爲魏王延康元年六月南征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設伎樂百戲令曰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復譙租稅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罷

吴質字季重文帝為世子時嘗在坐席後為元城令帝即王位與質書曰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游處獨不及門缾罄罍恥能無懷愧路不云遠今復相聞初曹真曹休亦與質等俱在渤海游處時休真亦以宗親並受爵封出為列將而質故為長史王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

路粹漢末為秘書令坐伏法文帝素與粹善閅其死為之歎惜及即位特用其子為長史

楊修字德祖坐與陳留王交遊為太祖所殺死後百餘

日而太祖崩太子立遂有天下初修以所得王髦劒奏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雒陽從容岀官追思修之過薄也撫其劒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昔所説王髦劒也髦今焉在及召見之賜髦穀帛

何夔為文帝太子太傅遷太僕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户疾病屢乞遜位詔報曰葢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勲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病未瘳神明聽之矣君

其即安以順朕意

邢顒文帝為太子時顒為太傅及帝踐阼以顒為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内侯

明帝為平原侯時毋丘儉為文學及即位為尚書郎遷羽林監以東宫之舊甚見親待

晉宣帝為魏太尉景初二年征遼東天子詔弟子子師送過温原賜以穀帛牛酒勅郡守典農巳下皆往會焉見父老故舊讌飲累日帝歎息悵然有感為歌曰天地開

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羣穢還過故鄉
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
武帝即位就家拜崔遊為郎中初遊為文帝相府舍人
以篋於家帝録敘文帝故府僚屬故及之
羊琇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及帝踐阼累遷中護軍
典禁兵放恣犯法每為有司所貸其後司隸校尉劉毅
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尋以侯白衣
領護軍頃之復職又云武帝與羊琇接筵同席琇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

戲而許之及帝為撫軍命琇參軍事帝即王位後擢為左衛將軍封甘露亭侯帝踐阼累遷中軍加散騎常侍琇在位十二年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

何劭字敬祖少時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為王太子以劭為中庶子及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厚

鄭默為散騎常侍初武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為輩求之州内於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默文帝與其父袠書曰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及武帝出祠南郊詔使默驂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驂乘乎

晉州里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政事

華廙少為武帝所禮累遷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坐事免官與陳勰共造豬閑於宅側帝嘗出視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帝後又登陵雲臺望見廙苜蓿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以為中書監

劉弘有幹畧政事之才少家雒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率更令

轉太宰長史

元帝太興三年七月丁亥詔曰先公武王先考恭王臨君瑯邪四十餘年惠澤加於百姓遺愛結於人情朕應天符命創基江表兆庶宅心繈負子來瑯邪國人在此者近有千户今立為懐德縣統丹陽郡昔漢高祖以沛為湯沐邑光武亦復南頓優復之科一依漢氏故事

康帝初封瑯琊王及即位詔瑯琊國及府吏進位各有差

穆帝以王洽爲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帝曰敬和洽字敬和清裁貴令昔爲中書郎吾時尚少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爲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令拜洽若讓遂不受

後魏道武天賜元年追録舊臣加以封爵各有差

明元即位初問左右曰舊臣之中爲先帝所親信者有誰時新息公王雒兒對曰有李先者爲先帝所知帝召

先引見問曰卿有何功行而蒙先帝所識先對曰臣至愚細才行無聞適以忠直奉上更無異能帝曰卿試言舊事先對曰臣聞堯舜之教化民如子三王任賢天下懐服今陛下躬秉勞謙六合歸德士女能言莫不慶忭

文帝在東宮時賈秀為太子中庶子及即位掌吏曹事帝以秀東宮舊臣進爵陽都子加振威將軍又以谷洪為散騎常侍南部長李靈為平陽將軍雒州刺史李訢為儀曹尚書領中秘書賜爵扶風公加安東將軍洪靈

訢皆授帝經以舊恩拜又贈訢母孫氏為容城君帝謂
羣臣曰朕始學之歲情未能專既總萬機溫習靡暇是
故儒道寔有闕焉豈惟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所以爵賞
仍隆者蓋不遺舊也訢免冠拜謝
獻文與陸定國自襁褓同處及踐阼拜定國散騎常侍
特賜封東郡王加征南將軍定國以承父頻辭不許又
求以父爵讓弟遂乃聽之俄遷侍中儀曹尚書
孝文延興二年十二月詔以代郡事同豐沛代民先配

邊戍者皆免之

宣武景明初自皇太子即位詔宫臣增位一級

前廢帝普泰初盧同除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同時久病强牽從務啓乞儀同初同之為黄門也與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為人素相款託至是帝以舊恩許之除儀同三司餘官如故

出帝永熈二年平東將軍致政董徵卒帝以徵昔授父業故優贈散騎常侍都督相殷滄三州諸軍事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謚曰文烈

後周太祖時侯莫陳順少豪俠有志度從征伐有功累遷驃衛將軍從魏孝武入關順與太祖同里閈素相友善且弟崇先在關中太祖見之甚歡

明帝為公子時與少司馬蔡祐特相友善及即位禮遇彌隆御膳每有異味輟以賜祐羣臣朝宴每別被留或至昏夜列炬鳴笳送祐還宅

武帝及齊王憲之在襁褓也以避忌不利居宮中太祖

令於瓜州刺史李賢家處之六載乃還宫因賜賢妻吳
姓宇文氏養為姪女賜與甚厚及武帝西廵幸賢第詔
曰朕昔冲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勲德
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食彼桑
椹尚懷好音矧兹惠人其庸可忘今廵撫翩此不殊代
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親凡厥昆
季乃至子姪等可並預宴賜於是令中侍上士尉遲愷

往瓜州降璽書勞賢賜衣一襲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腰中廐馬一匹金裝鞍勒雜彩五百段銀錢一萬賜賢弟申國公穆亦如之子姪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又拜賢甥庫狄樂為儀同賢門生昔經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帥都督六人别將奴已免賤者五人授軍主未免賤者十二人酬替放之

宇文孝伯安化公深之子其生與武帝同日太祖甚愛之養於第内及長又與武帝同學後帝從容謂之曰公

之於我猶漢高之於盧綰也乃賜以十三環金帶
隋高祖少時與丹陽元諧同授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
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高祖為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
祖曰公無黨援譬如水間一堵墻大危矣公其勉之尉
遲迥作亂遣兵寇小鄉令諧擊破之及高祖受禪顧諧
笑曰水間墻竟何如也於是賜宴極歡進位上大將軍
封樂安郡公食邑千户
郭衍初仕後魏大統末為同州司馬與高祖有舊衍後

官至洵州刺史安城縣公及高祖受禪拜太僕卿
宇文慶初仕周歷延寧二州總管高祖為丞相復以行軍總
管南征江表次白帝徵還以勞進位上大將軍高祖與慶有
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
左武衛將軍進位上柱國數年出除凉州總管歲餘徵還不
任以職初帝潛龍時嘗從容與慶言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
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
將不久又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

翮既翦何能及遠尉遲迥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為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内之物變在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為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艱阻王謙愚蠢素無籌畧但為人所誤不足為虞未幾帝言皆驗及此慶恐帝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顧具録前言為表奏之帝省表大悅下詔曰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帝每加優

禮

李諤初仕周為天官都上士開皇中累遷治書侍御史

高祖謂羣臣曰朕昔為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

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

二千段累遷治書御史

韋師初仕後周為賓部大夫高祖受禪拜吏部侍郎後

兼晉王廣司馬從帝幸醴泉宮召師與左僕射高熲上

柱國韓擒虎等於卧內賜宴令各叙舊事以為笑樂

鄭譯初仕後周定策以高祖輔政開皇初有罪除名尋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治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宫帝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復爵沛國公上柱國帝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

竇榮定初仕後周為雒州總管高祖受禪來朝京師帝顧謂羣臣曰朕少惡輕薄性相近者唯竇榮定而已賜馬三百匹部曲八千户而遣之

司馬消難初仕後周為交州總管時高祖秉政消難與尉遲迥不受命遂奔陳初消難自北齊歸周高祖父迎消難遂結為兄弟情好甚篤高祖每以叔禮事之至是陳平至京特免死配為樂户經二旬放免猶被舊恩長孫覽初仕後周為大都督周武帝在藩與覽親善及即位彌加禮焉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開皇中高祖嘗命覽與安德王雄上柱國元諧李充左僕射高熲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吴州總管賀若弼等

同宴帝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節但苦猜忌每致寒心為臣若此竟何情賴朕之於公義則君臣恩猶父子朕當與公共享終吉罪非謀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至誠特付太子宜數參見之庶得漸相親愛柱臣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為蜀王秀納覽女為妃楊義臣代人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為大將軍知高祖相貌非常每自結納開皇初封泰興縣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盤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

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時義臣尚幼養於宫中年未弱
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帝甞從容言及
舊恩顧義臣嗟歎久之因下詔曰朕受命之初羣凶未
定明識之士有足可懷義臣與尉遲迥本同骨肉既狂
悖作亂鄴城其父崇時在常山典司兵甲與迥隣接又
是至親知逆順之理識天人之意即陳丹款慮染惡徒
自執有司請歸相府及北夷内侵横戈制敵輕生重義
馬革言旋搡表存亡事貫幽顯雖高官大賞延及於世

未足表松筠之志彰節義之門義臣可賜姓楊氏賜錢三萬貫酒三十斛米麥各百斛編之屬籍爲皇從孫

劉杲仕周尚公主官至柱國彭國公數爲將帥位望顯隆與高祖有舊及受禪甚親任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摠管

郭榮初爲高祖相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蕃部大夫高祖受禪引爲内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

盧賁開皇初為右將軍與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高熲蘇威事泄免死及為齊州刺史民饑穀米踴貴閉人糶而自糶之坐是除名為民後從幸雒陽帝從容謂賁曰我始為大司馬時卿以布腹心於我及總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為恩舊卿若無過者位與高熲齊坐與凶人交搆縣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當牧伯之位何乃不思報効以至於斯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賁俯伏陳謝詔復本官

虞慶則與高祖有舊因覲羣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賚
酒食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而被彈帝賜御史酒因遣
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帝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
諸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
權武自高祖為丞相引之左右及受禪增邑五百戶後
六歲拜浙州刺史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出六
合還拜豫州刺史在職數年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
檢校潭州總管

煬帝大業二年七月壬戌擢藩邸舊臣鮮于羅等二十七人官爵有差

九年冬十月乙酉詔曰博陵昔為定州地居衝要先皇歷試所基王化斯遠故以道冠𢈔風義高姚邑朕巡撫氓庶爰届兹邦瞻望郊廛緬懷敬止思所以宣播德澤覃被下人崇紀顯號式光令緒可改博陵為高陽郡赦境內死罪已下給復一年於是召高祖時故吏皆量才受職

趙才帝為晉王時以上儀同三司配事及為太子拜右虞候率帝即位轉左備身驃騎後遷右驍衛將軍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聲歲餘轉右候衛將軍

張虔威煬帝為晉王時為刑獄參軍及王為太子遷太子舍人帝即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尋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

段達煬帝為晉王時為參軍大業初以藩邸之舊拜左

翊衛將軍

裴虔通河東人煬帝為晉王時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及即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遷直閤

獨孤盛上柱國楷之弟也性剛烈有膽氣煬帝在藩盛以左右從累遷為車騎將軍及嗣位以藩邸之舊漸見親待累轉為右屯衛將軍

諸葛頴煬帝為太子時為藥藏監及即位遷著作郎後録恩舊授朝請大夫帝嘗賜頴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

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録資平允

傳芳道後昆其見待遇如此

册府元龜卷一百七十一